

留听残荷



11月18日,浙江杭州,西湖边的树叶及残荷渐渐变黄。

■申功晶

生机

拙政园西花园的池塘西岸静立着一座四面通透,视觉上抽象化的船厅——留听阁。时值初冬,一池枯荷残叶,已然不复盛夏时节的盈然丰茂,仅剩些许干枯茎叶。园工并不会把残荷拔去,只待茎叶焦黄枯萎,折入水中,能化作淤泥腐土滋养下一季。

在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回,刘姥姥游览大观园,池中荷叶干枯,贾宝玉游船时觉得荷叶恼人,抱怨道:“这些破荷叶可恨,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。”此时,林黛玉偏出声反对:“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,只喜他这一句‘留得残荷听雨声’。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。”宝玉忙道:“果然好句,以后咱们就别叫人拔去了。”

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原句,想那黛玉,生就一颗七窍玲珑心,断不至于记错或口误。由“枯”改“残”,一字之差,藏掖着她的一点小心思。“枯”即枯萎,是一种断绝生机的死寂。“残”字则尚留一息生机,秋风萧瑟中,残叶纵然行将下落,头颅还是高高昂起,它向死而生,因此有了生命的张力。黛玉自幼丧母,寄人篱下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“风刀霜剑”的日子不少,却也不乏明媚鲜妍的活泼泼地。她作诗“愿奴胁下生双翼,随花飞到天尽头”,以示对未来命运不妥协,也是黛玉留给自己的一线希望。

路过杭州,去了一趟清河坊于谦故居,统共一室、一堂、一院,捯饬得简洁利落,此处人迹罕至,青灰的砖缝里透露着丝丝清秋般的苍凉,忠肃堂影壁上题着一首《石灰吟》:千锤万击出深山,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骨碎身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。这也是屋子主人于谦一生的写照:公元1449年,在太监王振的蛊惑怂恿下,明英宗亲征瓦剌,“土木堡”一役,皇帝被俘,天下震惊,瓦剌踏破居庸关,直逼帝都。他们挟持少年天子,迫使大明献城。在满朝文武一片“南下迁都”声中,于谦毅然站立在奉天殿,怒斥诸

臣“敢言弃京师者,斩!”他的声音就像一道惊雷,穿透紫禁城的宫墙。在太后支持下,扶持朱祁钰为帝,暂时稳住了朝局。他亲登德胜门擂鼓,用玉石俱焚的决绝,血战五天五夜,击退蒙古二十万精锐部队,为华夏文明守住了长城以南最后的火种。后英宗归朝,夺官复辟,新皇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清算“旧账”,于谦因拥立代宗上位,便以“谋逆”论罪下狱。公元1457年,漫天风雪落在北京城大地,于谦身被枷锁,脚戴镣铐,被押赴刑场,街道两边站满百姓,哭声震天,大家知道,于谦是清白无辜的,倘若没有少保拼死保护,他们早已沦为异族铁骑下的亡魂。

锦衣卫奉旨抄家,抄出所有家当——一些生活必需品、二十两银子,皆“愕然而定”,他们不相信一位朝廷大员清贫至此,于是,四处翻箱倒柜,试图找到于谦贪污证据。当有人发现一间门锁森严的小屋,以为这是藏匿财宝的地



杭州于谦故居。

视觉中国

方,便破门而入,大家傻了眼,屋里只有两样东西——一领蟒袍和一把宝剑,这是景泰帝表彰于谦的功绩,特地赏赐给他的,于谦将它们锁在里屋,从不炫耀示人。这些凶神恶煞的锦衣卫,顿时心生敬意,悄然离开了于家。这是一个高尚的人,他身居高位数十载,从未贪污一分一厘,将“干净”两个字诠释到了极致。他这一生,仰不愧天,俯不怍地,心似光风霁月,坦坦荡荡,足以用“忠心义烈,与日月争光”来概括。关于于谦之死,史书记载四个字“天下冤之”!

于谦墓静卧在三台山麓,比起同为民族英雄、熙熙攘攘的岳王庙,这里鲜少有人踏足,显得清冷静穆,穿过“热血千秋”石牌坊,漫步于青石板铺就的百米墓道上,空气中夹着淡淡的青草香,墓碑前的石供桌、石香炉还保留着前明遗韵,踏入祠堂,墙上的连环壁画一一展现了于谦波澜壮阔的一生。史学家称颂他“挽狂澜于既倒,扶大厦之将倾”。我看到的却是“社稷为重,君为轻”的执

政理念,他效忠的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,而是万千苍生之天下。

秋之暮,站在西湖畔,残阳落落,霞光一片。这里曾经有最美丽最丰茂的荷花,此刻,仅剩下几茎残荷高擎,虽枝枯叶败,却不失卓绝风骨,这大概便是所谓的大道至简,别有一番洗尽铅华的意境,但凡一息尚存,它便会以这样的姿态,直至生命终结。

听说于谦之孙于有道隐居太行山麓,于氏后裔给村子取名“石头村”,是以应和《石灰吟》纪念先祖。可我觉得,于谦的一生,更像一枝本色的荷,有过绚烂辉煌的高光时刻,似盛夏绚丽至极的荷花;也有枯寂衰飒的苍凉落寞,如秋冬清寂沧桑的残荷。荷,生得干净,死得干净,一如少保,在清贫中始终坚守着清廉的操守,干干净净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
残荷,也是坚毅的,留待来年初夏,它又会迅速铺满整个荷塘,生生不息。荷花如是,人亦如是。

古法豆豉,江南的“千年绝味”

■赵畅

每当冬天来临,一些江南人家的餐桌上少不了一小碗古法豆豉。用小碗盛,既因为它是下饭菜的一种补充,也是因为它精制作所透射的珍贵。要知道,通常做一次也就是五六小碗的量——做多了,质量难以保证;存放时间久了,也易变质走味。

豆豉之于人们的诱惑,就在于咀嚼间满嘴的酸香、姜香、辣香之味——从中蕴含着食材的灵气和生活的温度。但凡只要几粒豆豉下饭,胃口就会大增。难怪,豆豉也常被作为病人的“开胃灵药”。作为一种食品加工工艺,制作豆豉已然跨越千年时空。

关于豆豉的历史,《楚辞·招魂》中曾有“大苦咸酸”的记载,“大苦”即为豆豉。汉代刘熙《释名·释饮食》一书中,誉豆豉为“五味调和,需之而成”。公元2至5世纪的《食经》一书中还有“作豆豉”的记载。《齐民要术》则载有制作豆豉的技法。另据记载,豆豉的生产,最早是由江西泰和县流传开来的,后经不断发展和提高,因独具特色而成为人们所喜爱的调味佳品,并传到海外。如果说,豆豉其古法制作工艺历经千年而传承不息的话,那么,豆豉之所以成为江南美味,这大抵是与江南人爱好霉干菜、霉苋菜、霉豆腐等同宗同源。遥想古时

经济不发达、物资匮乏,加之储存技术差,食物难免腐败发臭,当不得不继续食用而发现有些食物虽臭却并无不适,而且还很美味时,部分臭味食物也就被转换成加工技艺而生生传承下来,以至于成了地方的代表性美食。

母亲无疑是参照古法制作豆豉的高手,每一次的制作她都用心用情。为了确保每一粒黄豆光洁鲜亮,她都会细心挑拣。一俟将黄豆浸泡好以后,就倒入铁锅中煮烧。“不能煮得太生,否则制作的豆豉就会显得生生涩涩,但也不能太熟,太熟了制作而成的豆豉就会糊掉”,母亲如此介绍。见煮得恰到好处,便倒入淘箩沥水。随即,母亲还会让我们从附近的兰芎山上采来干净清亮的凤尾蕨,然后将其铺垫在竹匾内,上面再覆盖上清爽的网格疏松的白色棉纱布。选用“清爽”的棉布,当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。原来,有一次母亲制作豆豉失败了,做出来的豆豉竟然发黑而有苦味。再三复盘,总算找到了原因:原来,问题就出在纱布上。因为几天前纱布刚蒸过艾饭,没有完全洗净,于是导致了事故的发生。

当沥干的黄豆摊置于纱布上,母亲总是将其放在通气、避风且不被阳光照晒的房屋内,并盖上竹罩,任其发酵一周左右,待酵母菌那白色的革

毛长稳,亦即让发酵好的豆子之间有了滑滑的黏液,并有了香味,方才进入下一程序。起罩前,母亲会戴上老花镜用专门的竹夹子除毛。那种气定神闲、小心翼翼除毛的模样,俨然一位资深的豆豉制作师。完成了除毛任务,母亲便开始准备辣椒、姜末、盐巴等调料,拌匀后将其倒入已经装入发酵黄豆的瓷缸或玻璃瓶中。随后,只需等待三五天就可以食用了。事实上,这三五天内,瓶中发酵的黄豆与调料并非各自为战、相安无事,而是尽情地互相渗透、良性互动,以期通过双向奔赴、共同赋能,助推发酵了的黄豆渐渐向豆豉的角色转换。

真正值得期待的,则是午餐前开启封盖的激动时刻。那一刻,全家人早已围坐在餐桌边,哪怕刚刚从开启的缝隙中泄漏出一丝醇香,就瞬间俘获了我们的舌尖。而满满当当的一小碗豆豉,在伸筷谈笑间,很快就被席卷一空。“我母亲亲手制作的豆豉,传承了我外婆的手艺,这酸香、酸辣、酸爽的滋味一脉相承、无可挑剔”,大姐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。“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”我们喜爱豆豉,其实也就是因为它蕴含的家的味道和生活体验。在外地工作的女儿、外甥和外甥女,时不时会利用节假日携全家返回老家——“我们就是想见一见家里的亲人,也想尝一尝外婆制作的豆豉”。豆豉,诚乃人间至味。它既是地域文化的鲜明标识,也是出于对血缘与地

缘念兹在兹的情结。

有位美食家说得好:香和臭本就只有一线之隔,香极了就是“臭”,臭极而“香”。古法豆豉,作为一种闻着稍臭吃起来香极的千年绝味,自摆上江南人家餐桌始,就漫润江南人的味蕾,其感性而丰腴,以至成为人们幽漫的记忆大厦的阶梯,如影随形,挥之不去。想起著名电影导演、杰出乡贤谢晋,生前回老家绍兴上虞,应邀出席宴请,除了对“女儿红”和豆豉有特别要求外,对于其他往往则简之又简。听其时在上虞宾馆掌勺的“中国烹饪大师”“浙江工匠”冯荣根先生说起,有一次上了一碗豆豉,见还剩下一点点,谢导要求服务员给打个包,说“今天的豆豉,特别正宗,有‘妈妈的味道’,带回去给咱阿四尝尝”。

豆豉,通常都是用陈豆做的,而今,开始流行青豆制作。须知道,这是对古法豆豉的一种创新尝试,按母亲的说法,“古法是基础,是核心,但守正也要创新,这也叫与时俱进”。没想到,母亲几次试验下来,就获得成功,“因青豆较嫩,因而从浸泡、煮烧到发酵、封存,时间上可以相应缩短”,母亲的经验言简意赅、难能可贵。就这样,当一缸(瓶)用青豆制作完成的豆豉启封时,除了醇香的酸味中夹杂着一股丝滑的清香意外,那依然青绿得如家乡越窑青瓷般的豆豉,还陡然为豆豉的“色香味”作了生动的注脚。

■我们生活在石与石之间。崖石铺草、灌木、树,逐渐掩去本来面目。所谓土地、山地,不过是在大小石头上附着了薄薄的土,而我们又附着在薄薄的土之上。

■松三

入冬之夜,我用母亲教的方法腌制一碗四季豆。将四季豆洗净,搁进大碗里。锅里烧水,烧开了倒进大碗,撒盐、白糖,加米醋。母亲将其称作泡四季豆。这个做法要注意的一点是,四季豆需全部被水浸过。老家的做法,是在成孔的豆角上压上一块石头。

所以我还需要一块石头。

一块像样的石头,最好是圆润的、平整的,不大不小,直径恰好略小于那只白瓷彩绘大碗。

找来找去,杭州的屋子里只找到五块小石头,每块都只有掌心一般大。有两块够大够重的,却是一位地质学家送的礼物,一块是铜矿石,一块是台州仙居火山爆发时留下的气泡石。

只好用五块中最大的一块——也不到巴掌那么大、拱门形的、粉白如桃子一样的那一块,搁在一个盘子里,把盘子放进盛满了水的大碗里,绿色豆角被盘子压入盐水——暂时补足了石头不够大的缺陷,咕噜噜,冒泡泡。只消一夜,经盐水充分浸泡的四季豆便会由葱绿转为竹青,变成成酸味的咸豆角。切断加辣椒碎猛火炒,用来下粥极开胃。

我也想过去路边找石头。但城市里唯一觉得干净的石头,想起来是在三台山路的西湖一角有些许,每块都有脸盆那么大,似乎是从别处运来的,这样便不好意思装作不经意捡拾回来。在城市里,好像什么都短缺,石头、花朵、野草、果实,且大家共有,不好独占。而在山里,满山绿树,满地野花,满溪流石头,无所谓谁折取一枝,谁搬回一块。

母亲常搬回许多用作腌菜的石头,大多是圆形的、椭圆形的,用来腌制辣椒、霉干菜、豇豆、萝卜条。母亲的腌制容器是那种古老的褐色陶瓷,各色腌菜被封存其中,被精心挑选而来的石头压制其上,保证盐分充分浸渍,将鲜味转化成风味。

在山中,我们有一条条河流的石头。无数浅色的卵石铺陈在蜿蜒的河床上,供水流如酒一样流过。露出的部分,远看接近很洁淨的白色,天气好的时节,我们在河床边晒干菜、被单、衣服,一直晒到日薄西山。

我也搬回许多石头,粉色的、绿色的,如山峦的、如云朵的。我们用不同的标准挑选着属于自己的石头。除了那块腌制四季豆的粉色小石,我带到杭州的有一块绿色云朵状的,一块起伏不定如笔架一般的。还有矿石,有白色、绿色,多孔洞,部分有如白珊瑚。它们多聚集在那条石组结合成山,构成我们的乐园、清澈的河流、野果丰硕的森林、奔跑的动物、天真的人类。但崖石也是我们的围城,它从四面八方围过来。唯一的出路,似蜿蜒的蛇逶迤而去,在前方的拐角消失不见。

我们对石构成的世界习以为常。横亘在家中院落前的那面崖石屏障,四季常青。唯在日落后寂静的夜里显现出本来的质地,一种凝重的黑衬出深夜的蓝,偶然悬一轮月,数枚璀璨之星悬于周边。

星辰的光柔和照拂着山崖顶那幢神秘的矮房子。那上头有一片果园,种着桃李和西瓜。果园的主人还养了两三只白色的山羊,偶然出现在崖壁上,如天空掉落在地的几朵云团。

■何水根

我叫水根,热心做媒,人称“搭桥水根”。也有人唤我“红爷”,我觉得不妥。遇水架桥,有桥好牵手,还是“搭桥水根”这个称呼妥帖。

常有人问我:一把年纪了,天天对着手机回复消息、整理资料,累不累?“身体累点,但心里甜。”这份甜,藏在每一次“双向奔赴”的精准匹配里,躲在每一对恋人身手的真挚笑容中,更源于那份“成人之美”的成就感。我的“婚恋铺子”建在微信备忘录里,一份份“脱单档案”,记录着密密麻麻的信息。

今年牵线做媒的成绩不尽如人意,牵线搭桥了40对,有一半多没能走到最后,性格不合、生活节奏难以同步、两地恋担心难以长相厮守……原因五花八门,但我从不觉得遗憾,缘分本就讲究顺其自然,我的责任,就是为他们搭建一座相遇的桥梁。

搭桥这活不简单,要做细致的案头工作。夜深人静时,我坐在书桌前,戴着老花镜在备忘录里反复比对,筛选各方面条件相当的匹配对象。微信里的八千多位好友,就是这样慢慢累积起来的,其中有长三角各地的未婚青年,有替子女着急的父母,还有不少曾经经我牵线、如今主动帮我扩大信息源的忘年交。有一次,杭州的一位姑娘给我发消息,说我之前介绍的对象靠谱,她闺蜜现在正想脱单,麻烦留意一下。没过几天,宁波的一位家长也打来电话,他居家的儿子是民警,人品端正,您看能不能帮忙找个合适的姑娘。

这样的信任与托付,让我深知细致入微搭桥有着不一般的值和意义。之后,有杭州媒体圈的姑娘和

矿脉挨着的山洞与河流汇聚的喇叭口,每年雨季随着汹涌的山洞水冲击而下。

河水猛涨时,声响轰隆。我后来才知道,那不仅是水流声,也是水流下石头的滚落声。更多的时候,河床寂静,只有薄水的幽咽。我喜欢在河岸上奔走,穿球鞋,或赤脚。卵石堆积的河岸并不适合漫步,那会深一脚浅一脚。要踩准各个稳固的卵石,如灵巧的鹿类飞奔而行。

石头一年四季里难得随着水流行走,但你料想不到它能走到哪里。

前些年,河流下游造桥,父亲和一帮人在清理桥基时,挖出了一块八仙桌大的石头。这块石头大而平整,似乎有被打磨的痕迹,父亲认定这是我们祖先用来制作山粉——一种用红薯做成的粉状食物的石头。

父亲在溪水里绕着石头走了几圈,最后托开挖机的朋友将这块遗石运回自己的村庄。因为体积太大,巨石被搁置在村庄对面水电站前方的路边,与院子隔了一条河、一片荒野。河流与荒野之间有一截陈年堤坝,显而易见,父亲的计划因它受阻。

散步时,我常经过它,一块如床铺大小的平整的巨石,搁在路边。一开始,它光秃立在一边,似乎站错了地方。

几年过去了,一株藤蔓爬满那块遗石。藤蔓挽臂,试图将整块石身拖进背后的崖体,它的本身正在消失。藤蔓自崖垂垂而下,春日时,开出白花。花瓣落在遗石上,花蕊甜腻,引来蚊虫争相竞食。凑近看了,一个只有花朵与蚊虫的世界似乎在自顾自导某一秘密,这块遗石便是它们的祭坛。

我们生活在石与石之间。

除了浅色卵石交合成山,还有黑色崖石凝结成山。很久之前,崖石铺草、灌木、树,逐渐掩去本来面目。很多时候,我会突然料到,所谓土地、山地,不过是大小石头上附着了薄薄的土,而我们又附着在薄薄的土之上。

崖石组合成山,构成我们的乐园、清澈的河流、野果丰硕的森林、奔跑的动物、天真的人类。但崖石也是我们的围城,它从四面八方围过来。唯一的出路,似蜿蜒的蛇逶迤而去,在前方的拐角消失不见。

横亘在家中院落前的那面崖石屏障,四季常青。唯在日落后寂静的夜里显现出本来的质地,一种凝重的黑衬出深夜的蓝,偶然悬一轮月,数枚璀璨之星悬于周边。

星辰的光柔和照拂着山崖顶那幢神秘的矮房子。那上头有一片果园,种着桃李和西瓜。果园的主人还养了两三只白色的山羊,偶然出现在崖壁上,如天空掉落在地的几朵云团。

这位宁波民警小伙互生好感,想约着见面。我抱着手机反复研究路线,对比高铁时刻表,发现从杭州东到宁波站只需一小时车程,便建议他们选在周末中午见面,还特意推荐了宁波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——“出高铁站步行5分钟就到,两边都方便”。

好消息突如其来,有时还会接踵而至,让我一整天有种功成名就的得意。一对经我介绍的杭州姑娘和上海小伙,在今年十一假期顺利见过双方父母,敲定了明年春节后订婚、五一结婚。一对结婚五年的夫妇告诉我又喜添千金,凑成了“好”字。

回首二十余载搭桥之路,我见证了上百对恋人从相识、相知到步入婚姻殿堂,我的手机里存着两个专属相册,一个叫“喜结连理”,保存着成功牵手的婚礼照片;一个叫“爱的结晶”,都是那些经我介绍的夫妻的宝宝笑脸。

我微信里的好友还在不断增加,求助消息也从未间断。有人劝我,年纪大了别太操劳,一年促成两三对就很好,但我总觉得,能多搭一座桥,就能多给别人一人遇见幸福的机会。新的一年,我希望用心对待每一份期待,让更多单身男女,都能在我“搭桥水